

明張文忠公全集

明張文忠公全集二
書牘五

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倅至拜去年六月翰貺萬里遣使踰年始通感戢至情非言
可喻正少而學道每懷出世之想中爲時所羈縻遂料理人
間事前年冬偶閱華嚴悲智偈忽覺有省卽時發一宏願願
以深心奉塵刹不於自身求利益去年當主少國疑之時以
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比時唯知辦此深心不復計身爲
已有幸而念成緣熟上格下孚宮府穆清內外甯謐而正以
退食之餘猶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涼門以
是知山寺幽棲風塵寓跡雖趨舍不同靜躁殊塗其致一也

三塔古蹟一詩不足以紀勝當爲翁作一記以垂永久顧今
冗甚且未遑有便幸寄開山重造顛末正二三年後卽欲乞
身歸政尙當與翁期於太和衡湘之間一盡平生使旋草草
附謝外飯僧銀二十兩禪衣一具內色紵二端少見遠意並
近日奏對稿奉覽統惟鑒存

答潘總憲笠翁

昔年奉教門下辱翁於後輩中獨蒙鑒許僕嘗感其意懼未
有以當也茲英君御極百度維新僕以淺薄謬當重任方將
弋冥鴻於江海拔碩人於邁軸乃聞翁絕意風塵厭棄人間
事白駒過隙祇用悵然諸公子咸有濟時之才而明允篤誠

不忝龍圖之子深羨深羨廣事近以屬之殷司馬此君才略
足以辦此又假以便宜兵食期一二年當得盪定辱翁垂教
當奉周旋

答趙汝泉

薄賀媿不成享乃蒙厚酬彌切慙歉改折所請已下部覆行
堤工須委任得人乃可就功若一處有瑕則千丈之堅俱屬
無用矣近來吏治頗爲清肅唯司牧者不以民事爲重好爲
虛文相誑計日待遷此習竟不可易惟公與監司畱意焉

答汪司馬南溟

辱示餉議精覈委悉敷奏明切文辭粹美讀之再過歎挹彌

襟獨計部謂支剩之數與徵發相牴幸再加查核乃可以聞
也比來一夫作祟幾至燎原幸主上明聖而左右近習亦皆
素諒僕之惓誠得以潛折禍萌導迎善氣二三子以言亂政
實朝廷紀綱所係所謂芝蘭當路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
在是乎若儀諸仲山甫之德則曷克舉焉猥辱鑒獎彌以爲
懼

答司馬吳堯山

修邊大疏已下部議覆乃督撫二公之見與公議相牴而撫
臺尤爲矛盾何耶設險守要乃邊政之大者況此係修復頽
廢非更有創建但邊長費鉅須漸次行之耳馬帥旣被重劾

必當罷之第苦代者之難奈何
與蜀撫曾確菴計勦都蠻之始
都蠻爲害多年不容不除聞之譚司馬云蜀中兵餉取之存
畱儘可措辦俟兵食已足方略已定可一鼓平之但用兵之
道全在將得其人前承教謂劉顯足辦此事昨科中用閩事
論之鄙意以蜀征方始不宜輒易大將而司馬又不敢獨當
故咨之於公也若其人果可用不防特疏畱之立功贖罪如
不可用則當別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劉顯俾鼓舞奮勵
如玩寇無功必將前罪併論誅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唯公
熟計之

與廣東按院唐公

府江盪平懷遠計當不日就戮可追九重南顧之憂矣欣慰
欣慰主上以天縱英資勤勤學問比來一二大事羣情所洵
懼而莫必其所止者須臾之間咸底敕定自非明主信任勿
貳僕安得効其赤忠誠宗社無疆之慶也忝在知契附此以
慰懸念

與楚中撫臺辭建第助工
頃聞台從至荆親詢民瘼惓惓以江隄爲慮幸甚幸甚新構
蝸居三院會計欲有所助諸公厚意豈不知感但僕本心原
不敢以一椽一瓦勞費有司故雖督造錦衣亦止便差用借

誠恐驚擾地方也今堤工方興疲民無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豈復有餘羨爲僕營私第乎僕雖無德於鄉人實不敢貽累以賈怨且去歲諸公所賜坊價已卽給付工匠卽有不足以後逐年賜賚及俸入田租陸續湊辦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諸公創行此意則官於楚者必慕爲之是僕營私第以開賄門其罪愈重萬望俯諒鄙衷亟停前命俾僕無惡於鄉人無累於清議則百朋不爲重廣廈不爲安也人旋附此諸惟鑒原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茲膺特簡允愜輿情恆臺外控三

關內制畿輔安攘之略惟公是賴近來吏治頗爲清肅惟司牧者不以民事爲急崇尚虛文計日待遷終鮮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議餘皆非其所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患矣惟公留意焉

答文宗謝道長

豐辱華翰具悉雅情近來俗尙澆漓士鮮實學南畿多士之區首化之地惟公加意一振之陽明先生從祀事以宗伯病不能會議久稽題覆好事者遂乘間而詆之其言粗淺可哂然何傷於日月乎

答宣大孫巡按

黃酋車夷事前吳環洲撫臺疏甚善卽與本兵議從其策矣
乃督撫之意又與不同而撫臺之疏亦爲中止今本兵姑先
覆大疏行督撫議處要之撫臺之策爲長也

答巡撫吳環洲

黃酋事本兵候大疏未至遽獨先題適督撫亦有疏至並行
咨議幸熟計之趙帥病果痊若尙可驅策宜明告本兵今代
者誠難其人也華翰云云具悉

答閱視司馬吳堯山

頃先後大疏所司已先後覆行閱視事竣可歸報主上矣馬
帥褫職國法已彰僕以淺薄謬肩重任雖不足以當天下事

然一念公虛平直則可以告於天地祖宗之靈不敢措一毫私意於其間也乃昨吳少參有書甚爲公不平其辭怨憤使人難堪今九邊之事宣大爲重不以付之他人而託公者以公爲心知故也又面請於上特賜命服以寵其行公視僕此心爲何如哉渠乃以僕爲厚猾帥而薄故舊豈不厚誣我哉區區之心惟公垂鑒焉

與操江巡撫院言棍徒假借

近訪得清江詭騙姦徒乃夷陵州人不知其的名曾在敝鄉馮午山公處代班壞事隆慶四年在儀真地方附一油客船來京沿途卽詐稱僕家人差送酒米船上擅挂內閣牌面詐

寫僕拜帖見翁見海見海之明亦爲所誑給與照身批文一路免抽稅打過關直至張家灣幸僕知之差敝衛人挈送法司問發邊衛充軍至戍所又詐稱僕家人誑惑宣府總兵縱令脫伍不意今又發於清江其言徐寅生張壽童及買潞綢銀遞回原籍云云悉妄也竊思僕素重名檢雖親子弟無敢以毫釐干於官府三年前曾有一家奴指稱小兒名目誑人銀三兩當卽送本府杖死可恨此棍無故隨處打網污人名節今幸臺下覺其詐所望爲僕重治以除禍本柰何又輕縱之渠之罪不止瞭哨今得漏網將來又不知作何狀矣若尙在配所幸爲僕盡法處之如已逃脫幸密與邏者并逃奴朝

吉俱多方捕訪務令得獲忝公知己必同其好惡乃見眞愛
冗中草草餘容續裁不悉

答閱視汪司馬南溟

額餉議本久與督撫會計乃疏聞後又有一二異同不得不
再行審覈亦以違眾不可蓋事貴慎始故也議定卽斷而行
之無所復疑遼警方殷借公威重震懼計已喙兌矣增築墩
臺及別楮所云俱如議次第行之

答司馬萬兩溪

昨會舍親西石公言頃者內獄之起眾情洶洶獨公以爲朝
有人焉無足慮者此足以見公知我之深也今士大夫親見

僕行事無一人知及於此者而公乃在外得之人之識見相去豈不遠哉諸所議畫已下所司覆行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惠賊斬馘至萬諸賊當已破膽可次第就戮矣大功克就嶺表輯甯朝士大夫始服公之雄略而信僕知人之明昔充國之策惟魏相一人主之僕雖不逮相而公之功烈則過充國遠矣欣慰諸邑令旣便於民何必更調已告銓司悉如尊議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兵憲之薦今歲不妨暫已三關事體與薊門稍異以分閱爲便俱如尊教近來畿輔之地盜賊橫行京師百里之內三月

而二三發似非治平景象今內當責之巡捕外當責之兵備
惟公留意督察之幸甚

答河漕劉總督

水道業有成議昨計曹因楊郎一人之言遽欲改陸僕使人
廉得河道疏通轉運無阻故請旨仍依原議計曹又言牛欄
山河道雖通船隻未造請加詰責僕亦未從今不知已造船
幾何并望畱神速處毋致以小事妨大計也

答巡撫郭華溪

懷遠之兵旣未得天時地利之便暫宜解歸以俟大舉若有
他巧可取之尤妙矣此事若非縣令苛急賊亦未必遽叛事

之未形一夫制之有餘禍端已構數萬人取之不克至兵連
禍結師老財資使朝廷廛南顧之憂疆場有不討之賊彼激
亂啟釁者死何足恤哉以是知天下之事惟知幾識微者可
與圖成而輕躁鋒銳者適足以僨事階亂而已

荅荆守王古林

奏最使至辱翰貺感哉公在郡治理實冠一時爲政不近名
故郡人來者雖無毀辭亦鮮揚譽然僕之所以重公者正在
於此非流俗人所知也本圖借寇恐致久淹昨已屬銓部優
敘矣

吳子荅吳堯山言宏願濟世

吳子感公相知之素故爲公不平然不思渠昔因僕而後見
知於公今若此所謂食其粒而棄其本者矣僕平生所厚士
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其好賢之心卽
今日內獄之事可以觀矣二十年前曾有一宏願願以其身
爲薦薦使人寢處其上洩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此亦吳子
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況詆毀而已乎願公
勉慰之相見非遠諸容面悉

答吳參議道南

前承華翰以冗不及答頃有寄堯山公一書會間可索觀也

未答總憲張峒崧言公用舍